



私读

◎ 薛涛 / 著 安徽少儿出版社
《小山羊走过田野》

· 宋晓杰

2013年,我到西宁领取一个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的青年作家奖项,一起获奖的有李凤群。印象里,她黑色的长发梳理得没有痕迹,温和的目光中有一种似乎可以让时间感到困顿的凝滞。

在领奖后的座谈会上,我坦言没有阅读过她的作品,正如她也不曾知晓我的创作。我们互相都不在对方的阅读范畴之内。

也是在座谈会上,我听闻有某个作家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作品。我发出感叹时,坐在我旁边的李凤群随口说道,她也完成了一部六十万字的长篇。出于好奇,在座谈会结束后我立刻上网购买了她的长篇小说《大江边》。在我结束那次旅程回到北方时,那本厚重的书已经先我而到。六十万字的体量,封面设计朴素得只能以极简来形容。这次阅读是一个足以令我对其刮目相看的过程。能够与她并肩获奖,我有些许的不安与惭愧。

这是一部关于长江中一个江心洲岛三代农民生活与命运的长篇作品,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,这座江流中的岛屿即映射了时代变幻中乡土中国的芸芸众生,长江浩瀚,人民艰忍,其中所有的爱与悲悯,苦难和希望,让这部长篇小说拥有了成为文学中人民史诗的可能性。

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提到:“只是想做点七零后写作者没有做过的一些事。”我是七零后,我在努力,我尚没有完成。

我内心中真正的长篇小说应该需要包含足够的信息量,对某个历史时期民生的精确把握,这也是为什么当年《百年孤独》进入中国时对我们所有文学青年的内心所造成的巨大震撼。当然,还有近似虔诚的耐心,而说到耐心,正是李凤群所拥有的除上述条件之外天生具备的素质。

西宁一别,我和李凤群再未有机会见面,但隔段时间总会通过邮件或者社交软件简短地聊上几次。她后来也给我寄来自己的书。《大江》(即《大江边》改版成三册的修订版再版)装帧更为用心而精致,无论从哪个角度,都已经完成了被重新认知的可能性。一同寄来的还有《大野》和《大望》,显然她的书以极强的生气力和恒久的力量,正在进入更广阔的阅读视野,拥有更多的读者。

印象里最近一次联系,是我2023年初参加上海的文学活动,在浦东新图书馆外的宣传板上,看到她的《大望》被评选为“中国好书”。上面有书的封面和她的照片,我认真地拍下发给她。

回忆那次领奖,还有一个细节。

活动之后是闲散的观光环节,到西宁必去青海湖。在青海湖景区午餐后,我们坐在店外的阳光中因为高原反应昏昏欲睡,店家的孩子跑过来加入我们,那幼童几乎立刻就与李凤群熟稔起来,被她抱在怀里。有同行的朋友拍下一张照片,李凤群抱着那孩子,画面中还有坐在她旁边的我。我们三个人简单地扮演了一个三口之家的美好。

拍摄完后,我向前望向湖面。那视野中的一片蓝,比阳光之中原本澄澈的空气更蓝,蓝得醇厚而宁静,那是近似凝固的蓝。在焦渴荒寒的秋日高原上,这蓝本身就是一种奇迹。

青海湖,在当地被称作库库淖尔。其实,此词源自蒙古语,即呼和诺尔。蓝色的湖,这世界需要更深的蓝。

“它在的日子,每天都是一部史诗。”这是一首优美而忧伤的抒情诗。一个小男孩,一只小山羊,两个灵魂的伙伴,散淡地流连于山林与田野,冬夏与春秋之间,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简明而丰富的世界。作者以一只小山羊自况,是他向故园——“东北行三十公里宇宙尽头”的家乡铁岭——的再次致敬,对曾经清贫而美好的童年的深情回望,更是对善良、正义、宽容、勇敢、忠诚等世间稀缺品质的激赏、呼唤与挽留。

小山羊睡卧于青草之中软软乖乖的小模样,会不会把坚冰似的心化开?很容易让人想起希梅内斯的《小银和我》,想起那只名叫小银的小毛驴。不过,它始终没有出场,只是在月光下,在十月的午间、山冈与果园,在作者虚拟的世界里走来走去。它并没有真实地参与到人的社会生活当中。而小山羊不!小山羊有属于自己的小房子,被翻卷的稻浪、如釉彩般荡漾的河流簇拥着。它有热石头、白桦树,有野草莓、苜蓿和黑麦;它能在金黄的山坡打滚,在长白山山脉、在壁上画着画的兴林镇里徜徉……风吹稻浪,松涛低语,花枝乱颤,锦鳞游泳,那是被自然宠爱、被万物涵养的属于他们俩的“理想国”。

本书立意高远,余韵丰赡,是诗性的画卷,也是劝诫的寓言。小山羊对世界的认知有限,但却因拥有足够的时空而通往无限。它以“羊文”传递出来的,却是人间正道。“从前的东西,我俩都找回来”。“只说温暖的话给对方听”。的确!它是“天底下唯一的羊”,也是所有的羊。它是很小很小的动物,却是很大很大的“人物”。它引失眠的夜莺、受伤的狐狸、单音的蝥蛸为朋;它不设防,不中伤,即使哀愁也是明亮的,像夏日午后的太阳雨,透明的雨滴如亮珠子,散发着松脂、青草的味道。它是“一盏灯,照亮一片田野,大地上就少一块黑暗的补丁”。而人类何为?

小男孩与小山羊的相会是巧遇,也是相同品质的物种相互趋近的结果。但是,行文中暗藏着紧张与敌意、暗示与隐喻:凌空飞驰的高铁、水文站的老头儿、田野上扛着测绘仪的“入侵者”,是时间预设的阴谋,还是文明的代价?小山羊不见了。是杀戮?是走失?是恶作剧还是不辞而别?是否表明良俗、法理的淡漠与弱化?是否代表精神困境中的出走与迷失?所谓自然与文明的冲突,当下与过往的纠葛,理想与现实的对抗,从中可见一斑。小山羊的不知所终是一桩悬案,但很显然,它又能去哪儿呢。如书名中的“走过”——在新与旧、原始与现代之间,它只能“经过”。而“田野”是一个象征意味颇浓的词语,对于农耕文明的大国,它是名片、标识与风向标,也是追思、怀念与挽留。

尤其令人赞赏的是作者的语言可谓字字珠玑,阅读的过程充满期待,却只能屏住呼吸,唯恐漏掉一个字。“真有你的!”这大约是阅读者下意识的感叹。刚刚看过法国著名作家利奥波德·肖沃的《肖沃奇怪故事集》,是充满深度的、只有小孩才能道出的人类“原初”的慧言。浅,但不肤浅;笑,也不是硬挤

出来的笑。这多像作者在本书中的呈现——它们是人类的“原文字”、纯净的情感,像崖间的山溪,像山坡的野花,化解焦虑,治愈“伤口”。比如:叫小山羊为“小坟蛋”,不禁令人哑然失笑。“小山羊担心夕阳烧毁列车”,“生怕青草再溜走”……看似轻描淡写的铺陈,其实正好拿捏到“七寸”。也让我想起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的《俄罗斯自然随笔: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越冬》,通篇都是诗,希求从中找到两三句被“震”住的话摘抄下来,真不容易。但恰恰,任意一朵“棉”都可以暖到你。薛涛的语言也是如此:它是盐,是糖,融化在水中,你只能品尝到盐水与糖水的滋味,而不必担心被盐粒咯了牙齿、被砂糖齁到嗓子。

该书的底色是明丽的,也是忧伤的;是简单的,也是丰沛的;是自然的,也是人文的;是文学的,也是哲学的、美学的。诗人说:“愿温柔的群山和羊群的铃声/使我们记起我们失去的所有事物,/因为我们在路上看着,爱上了/在转眼间就会消失的世界。”诗人还说:“广阔世界让手在羞愧中垂下:这里是人类的阴,那里则是广阔世界的火焰。”地球转得太快了。恰好,还有一只小山羊与一个小男孩……“雪后,它漫山遍野,融入大地;雪化,它是一卷白云,回到天上。”



据说,本书的中文、英文、波斯文、意大利文版本同步出版,是不是印证了一个道理:没有儿童文学,只有文学;没有不同国度、不同界别的爱,只有爱!万物有灵且美。小男孩与小山羊在各自的生命中不期而遇,人与自然在橄榄树下亲密相拥,良善、感恩、宽宥、无私等品质一脉相承,凡此种种,不正是通行世间的最好护照吗?其实,岁月本没有新旧之分,老去的注定是得陇望蜀、忘恩负义的人。愿小山羊是一份特别的礼物,献给清溪、阳光与稻田般的童年,献给川流不息的岁月与奔腾绵延的群山……